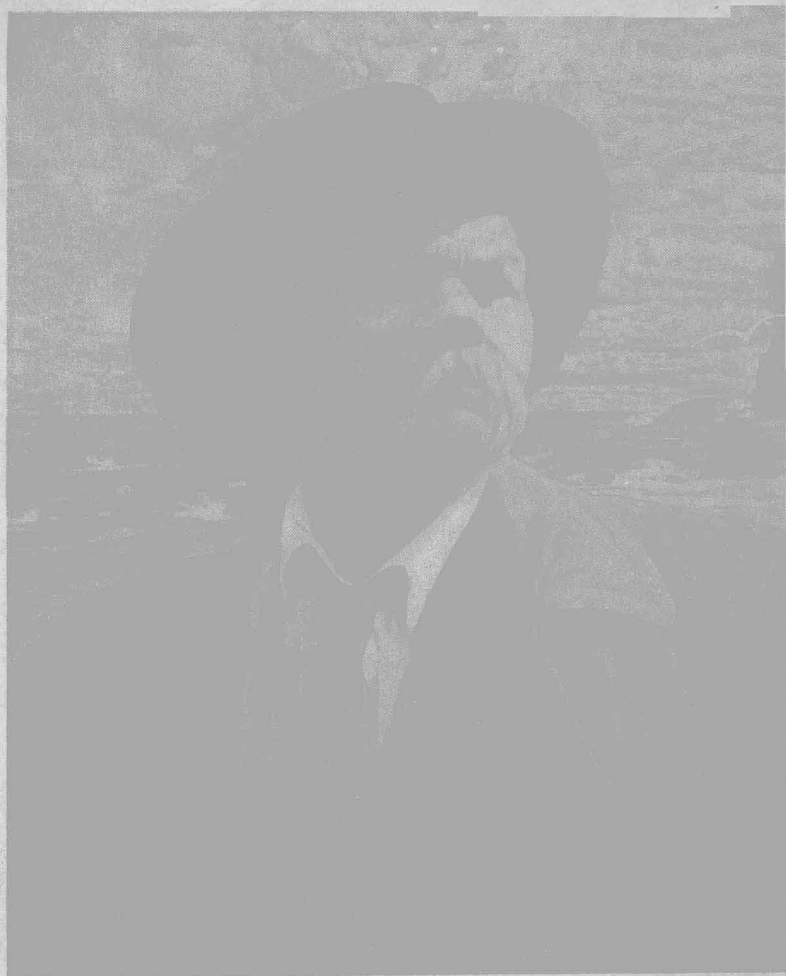




苏联文联文苑选集

1

联名家作专家集

高尔基基

大東書局印行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版

蘇聯名家專集

第一輯 高爾基

定價一八〇〇元

(外埠酌加郵
運包裝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
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及省市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書號：7003 (2001—4000)

魯迅先生說：『被帝國主義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的文壇上，是勝利的。——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了廣大的讀者，並且給予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二十多年來，蘇聯的文藝介紹到中國來的非常的多，對於中國的思想、文藝和革命行動都起了極大影響；而於中國新文藝的航路上更是一座燈塔。但對於二十年中介紹過來的許多蘇聯文藝，還沒有一個結集，沒有一部經過整理的彙輯的書。而蘇聯方面却已預告中國現代新聞文選的刊行了。本局有鑒於此，特約多人運用他們歷年搜集的資料，彙編為蘇聯文藝選叢。分類刊行：為文藝理論、報告文學、少年文學、音樂、小說等。以期於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略盡宣揚新現實主義的蘇聯文藝的責任，同時期望對於中蘇文化的交流上，也能增加一點熱力。



基 爾 高

基爾高的代時城德羅戈甫諾·尼日尼於居住



高爾基塑像（石膏像）

M·曼尼采爾作



。聽夫洛希羅伏和夫托洛莫，林大史給讀「神死與年少」詩話童的已自把基爾高

——畫柯欽甫拉克——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蘇聯文藝選叢

蘇聯名作家專集

(第一輯 · 高爾基)

目次

高爾基傳記	一
馬加爾·朱德拉	二一
有一次，在秋天	四一
夜上	五三
草原上	七五
祖父阿爾希帕與廖恩卡	九五
鮑列司	一二七
我的旅伴	一三七
二十六個和一個	一七五
布格羅夫	一九七

高爾基傳記

我們一代的最偉大的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畢斯柯夫）以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舊曆二十八日）生於現在改稱為高爾基城的尼士尼·諾夫戈羅德。

這位作家的父親馬克西姆·沙夫伐季亦維赤·畢斯柯夫是一個細作木匠。他娶一個染坊主人的女兒華爾華拉·華西麗亦夫娜·卡西林娜為妻，她是違反她父親的意志，因為父親不願意把女兒嫁給一個窮人。馬克西姆·沙夫伐季亦維赤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不久他就獲得阿斯特拉罕輪船賬房經理的位子，便帶着家眷搬到那裏去。

一八七二年小阿廖沙（即阿列克賽的愛稱。）患虎列拉。父親看護他，但自己傳染上而去世了。華爾華拉·華西麗亦夫娜只得帶着四歲的兒子回到尼士尼，到阿廖沙的外祖父華西里·伊凡諾維赤·卡西林那裏去。

在外祖父家裏開始了新的、可怕的生活。由於金錢而起的敵視，野蠻的毆打，欺侮弱小的人，對於兒童無意識的殘忍——這一切，阿廖沙都在這裏見到了。

在這孩子生活中的一線光明是外祖母：她對於人和對於自然的愛，她神奇的故事和歌唱在這作家的記憶裏永久存留下來了。

當阿廖沙滿了六歲的時候，外祖父開始教他斯拉夫字母。這孩子九歲時被送進初級小學；他在那裏讀書讀了一冬，獲得獎狀，但是「由於貧窮並沒有讀完」課程。他的全部學校攻讀就以此爲止。

外祖父的物質狀況愈來愈壞。他變得很吝嗇，認爲阿廖沙已到應該自己去給自己賺飯吃的時候了。於是十歲的孩子便被送到「人間」去了。

在「人間」的生活是以皮鞋店當「學徒」開始的；依照老闆的命令，阿廖沙必須「像石像似的站在門口」，在店裏幫忙，做傭人的職務。不久他燙傷了自己的手使回到外祖父家。等手好了，外祖父又把外孫送給外祖母的親戚，一個打樣師去當「學徒」。本來在這裏是學打圖樣的，但卻得執行一切家庭的事務。阿廖沙逃走了，在伏爾加河輪船陀勃萊號上弄到一個下級的洗碗工做做。

他的上司是廚子史木萊，是一個粗壯而樣子難看的人，是一個極愛看書的人。他會促使這孩子相信書本的偉大意義，並且愛書本。爲了這個，高爾基一生都是感謝史木萊的，並且把他稱爲他的第一位教師。

秋天，阿廖沙被不公平地非難有偷竊之罪，被開除了。

阿廖沙回到了外祖父那裏，先是靠捕捉鳥雀賺錢。他很喜歡這一套：觀察森林及其居住者的生活是

很有意思的。但是冬天來了，外祖父又把外孫領到打樣師那裏去。

爲了喜愛看書，這位未來的作家竟得受許多痛苦。主人們認爲書本是有礙工作的，既無聊又有害的娛樂。

有一次阿廖沙被打得很利害，竟要把他送到醫院裏去醫治。但阿廖沙情願不去控告主人，藉以換取在工餘之暇讀書的權利。

現在他已經開始瞭解，有些書是歪曲生活的，另外一些書是「正確的」，這種書裏寫出「神奇地活生生的」人。書本給這孩子展開了新的世界，顯示出生活是多麼廣闊，教人要堅強，激發出一種願望「把自己獻給某種重要的，偉大的事業。」

阿廖沙離開了打樣師。他又去做輪船上的洗碗工，神像店的小販，神像繪製工場的學徒，尼席戈羅德市場建築的小工頭，市場戲院的場計。他到處隨身帶着一本書，把所讀過的書籍的內容講給勞動的同伴們聽，出聲地讀給他們聽，他看出，這些人對於書的態度和主人們不同。

阿廖沙做着小工頭，住在包工工人的中間，幾小時幾小時地和他們談話，觀察他們怎樣受剝削，其中大多數怎樣漸漸地耽於酒，變成赤腳的化子。

「這一切都是被生活打下來的人，但是似乎，他們也創造了自己的生活，與主人們無關的和快樂的生活。一無牽掛的，勇敢的他們使我想起外祖父所講的關於很容易地就變成強盜的繆夫們的故事。」

但是無論阿列克賽怎樣喜歡赤腳的化子，他總看出並且覺出這是不愛勞動和不願意做工的人，這力量只能毀壞而不能創造新的。

這幾年在作家的生活中是很不容易的年份。做化子呢還是做主人——或此或彼這位少年都是覺得同樣可怕的，他總是時常想道：「應該叫自己做些什麼事情才行，否則要毀了的……」但是所讀過的書在他心裏激起一種力量，促使他自衛，「咬緊牙齒，握緊拳頭，」覺得他「要好好的踢全地球一脚，」感悟人們去愛「別一種生活——美麗的，奮發的，公正的，」他違反了推他去做化子的命運，一八八四年秋天，他懷着求學的決心到喀山去了。

大學——是十六歲的阿列克賽·畢斯柯夫專心想去的地方。在他的想像中大學是學問的聖殿，學問一定會使貧窮和愚昧做個結束，幫助人們「做成地上一切力量的主宰，有利於生活地，爲了人類幸福地支配這一切力量。」

在人間

這位少年並沒有能够入學讀書。他整天地在茅山城裏奔跑，找些隨便什麼工作做做，在下雨的日子坐在半破壞的房子的地窖裏，「那是喪家之犬居住和死去的地方。」

爲了不要餓死，阿列克賽走到伏爾加河的碼頭上去，在那裏一天可以賺到十五到二十個戈貝。在這

地方他又碰到赤腳的人了。

但是就在這時候他又遇見了既不屬於主人的世界，也不屬於光腳人世界的人們，他認識了後來因散發傳單而被捕的一個革命黨人的中學生顧里·普列特科夫，並且和他住在一起。他們住在叫做「馬魯索夫卡」的住着城市貧民的半破壞的大房子裏。空閒的時候阿列克賽在馬魯索夫卡的過道上蹣跚，張望所有的角落。他看見了悲哀、貧窮、疾病、絕望——這一切他早就熟識了。但是有一次他聽見，有幾個馬魯索夫卡的居民爲了企圖設立秘密的印刷所而被捕——這對於他倒是新鮮的。

不久阿列克賽認識了安得利·傑林柯夫——雜貨店老闆，在這雜貨店的貨房裏有一個秘密的圖書室，是喀山青年好幾年來所搜藏的。在傑林柯夫的住宅裏經常聚集着前進的青年，爭論、喧嘩，以新的感情和思想激動阿列克賽。

一八八五年的深秋他進入商人謝妙諾夫的麵包作場。這位未來作家在他自己的時代見過許多老闆，但是謝妙諾夫是其中最可怕的一個。他非但殘酷地剝削他手下的人，並且還愚弄他們。

阿列克賽立刻明白，麵包工人是多麼不幸，這批被虐待和被驚嚇的人。他竭力使他們娛樂，高興，用他的故事去點綴他們可怕的生活。

這時俄國全境正遍傳着發生於一八八五年與列霍夫·樹亦夫城莫羅淑夫工廠的罷工的消息。阿列克賽在工人的這一行動的印象之下企圖在麵包作坊裏組織罷工。他做這事所遭遇的失敗使他瞭解，只有在

真正懂得爲什麼和怎樣去鬥爭的人們去鬥爭的時候，工人對自己主人的鬥爭才能够順利。過了許多年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寫道：「喀山的麵包作坊老闆教我的馬克思主義比書本好而且多。」

一八八七年春天阿列克賽開始在陀林柯夫的麵包工場做麵包烘焙師的下手，從工場所得的收入要用去幫助前進青年。他一得到空閒的機會便讀書，和鄰廠的工人談話。在城內開始捕人的時候，他保藏了印刷機。

一八八七年八月這位未來的作家認識了一位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佛陀歇亦夫，不久符拉其米爾·伊里赤·列寧也加入這人的小組。阿列克賽立刻看出，佛陀歇亦夫和到陀林柯夫家去的青年不同。這種青年說明了很多事情；在佛陀歇亦夫身上立刻覺察出一個行動的人來。和佛陀歇亦夫接近，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並沒有能够成功。一八八八年三月他跟了一個從亞庫特斯克的放逐中回來的革命者米海爾·安東諾維赤·羅馬斯到克拉斯諾維陀伏村去。羅馬斯在農民中間進行宣傳。

在羅馬斯的影響之下，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心中出現了一個到本國各處各地去考察本國人民生活的打算。

他和往常一樣竭力「對於一切不是側視着而是面對着，」於是在一八八八年秋天出發去作第一次流浪。他二十歲，他身高，瘦削，稍微有些駝背，但是闊肩，有力。他穿着釘有釘子的行路靴；肩背着書囊，手裏拿着一根多節的棍子。他循着大路，草原，許多河流的河岸走着，他穿過森林，下降到山谷

裏，攀登到山頂上，一直往前，往前。

他看到人民的苦難。看見餓得發腫的逃難農民，他們的子女要求一塊麵包。看見被自己的丈夫當衆毆打的女人。看見煤油田裏和採鹽區裏非人的艱苦的勞動條件。聽見伐拉斯少女在她未婚夫被兇殺之後發了瘋所唱的悲哀之歌。看見住在黑暗污穢的地窖裏的沒有腳的殘廢孩子，幻想着一生中即使只有一次到「清潔的田野裏去」也是好的。在他的面前展開了俄羅斯人民的生活，他的英明、奮發、顯明的才能。他看見，人們怎樣在歌中傾注出自己的哀怨，用故事來安慰自己，在跳舞中舒展自己的肌肉。他聽見民間的音樂家、說故事家、歌唱家、哭喪者。他聽到俄羅斯的、烏克蘭的、羅馬尼亞的、韃靼的、波斯的歌曲，他看到一切人民都是同樣咒咀自己的壓迫者，同樣幻想着美好的幸福的生活。

使這位無家可歸的藍眼睛的少年變成一個偉大作家和革命報信者的那些語言、那種憤怒、那種愛情、那些勇氣在他的心裏成熟了。於是他就開始寫作了。

他不能不寫：他一定要講述俄羅斯人民，講述他的苦難；他一定要宣揚他的才能、奮發，他對壓迫者鬥爭的願心。

一八八九年春天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回到尼士尼，住在曾經參加過喀山小組的索莫夫家裏。一八八九年十月十二日從彼得堡來了一條逮捕索莫夫的命令：宅內進行搜查，這時下工回來的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也受到詢問，據憲兵報告，在詢問的時候，他自持「極度頑強。」

結果他被捕，被送進尼士尼戈羅德監獄。

這時在喀山破獲由佛陀歌夫爲首的小組。憲兵竭力想把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拖進組織地下馬克思主義印刷所的案件，但是因爲沒有證據，不得不把他釋放。

從這時開始，對於這位未來的作家便確立了祕密的監視。警察局裏成立了一個「尼士尼戈羅德小市民阿列克賽·畢斯柯夫的案卷。」這引起監視、追究、監獄、愚弄、誹謗相繼而來的卑鄙的「案卷」一直存在到一九一七年。

一八九一年四月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又離開尼士尼。他經過頓河草原，烏克蘭原野，諾伏羅西亞，要給自己解決一個問題：「人們是怎樣生活的。」

他走着，覺得全國都在集聚着號召破壞現存秩序的強大力量，人民的不滿和憤怒在增長着。

創作的開始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來到第富利斯。第一夜他是在警察所裏渡過的。所以進去，和往常一樣，是爲了抱不平。他在那裏開始他文學工作的城市便是這樣迎接他的。

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在第富利斯和有革命情緒的工人接近起來了。他在青年學生和工人積極份子中間進行宣傳，和其他城市的革命工人通訊，在空閒的時候，就是在夜裏，則寫些詩。他認識了革命

著亞力山大·密福其亦維赤·卡柳士納。

過了許多年，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寫信給卡柳士納說：「你是第一個真正人樣地待我的人……我說，你是第一個促使我嚴肅注視自己的人。我應當感謝你的推動，我誠實地爲俄羅斯藝術服務已經三十多年了。」



高爾基寫第一篇小說馬加馬·德朱·拉

在卡柳士納親暱鼓勵的影響之下，

阿列克賽·馬克西木維赤於一八九二年夏季整理了在流浪時他所聽見過的民間傳說之一，寫成一篇描寫驕傲，勇敢人們的短篇小說馬加爾·朱德拉。這篇小說他署名「馬克西姆·高爾基」。高爾基的文學生涯就這樣開始了。從一八九二年秋天起，高爾基住在尼士尼，在報館裏工作，經受着艱苦的貧乏。

柯羅林柯對於這位初學的作家頗爲關心。高爾基永久記得他的忠告，指點

和實際的幫助，他說，他應該感謝的正就是柯羅林柯，爲了使他踏進偉大的文學。

一八九五年在柯羅林柯的協助之下，在一份有勢力的大雜誌上登載了高爾基的短篇小說「切爾卡斯」，這篇小說立刻把這位青年作家推進俄羅斯文學的最前列。

柯羅林柯看見高爾基在尼士尼的生活很艱苦，便幫助他在沙馬拉報做記者。

登載在沙馬拉報上的高爾基的文章，檢查處百般作難，因爲這些文章的作者激烈地暴露剝削者老闆，爲沙馬拉的貧民辯護

在沙馬拉報上登載了一篇鷹之歌。從這內地報紙的篇幅上喊起了革命的如火如荼的預言。

列寧組織「俄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之最初萌芽」的「解放工人階級的鬥爭同盟」的同時，高爾基則用藝術的文字號召人民鬥爭。

高爾基在他這時期的作品中寫述他在俄國各地流浪的年代所看見的事情，寫述使他痛苦和激動的事情，寫述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活怎樣使人畸形化和殘廢。

一八九八年出版了他的三卷素描和短篇小說單行本。「素描」的出現對於加強這些年份的革命情緒起有很大的作用。高爾基立刻成爲最被愛護和愛讀的作者之一。

一九〇一年所進行的調查證明，中學校學生最喜愛的作家是托爾斯泰和高爾基。在這些年份高爾基的作品開始譯成外國文。國外開始出現高爾基的著作和文章。

這位作家聲譽的提高引起沙皇政府方面迫害的加強。高爾基又重新被捕，押解到第富利斯去。作家在監獄裏所經過的每一小時在他的心裏鞏固戰士的力量，使他以倍蓰的力量去爲新生活而鬥爭。

這是在一八八九年，就是史大林同志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第富利斯組織的時候。

爲革命服務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出版了第一號火花報。火花報是全俄羅斯祕密的馬克斯主義報紙，這報紙必須「把分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團結和相互聯繫成一個政黨。」在這報紙的標題之下印着「從火花燃燒成火焰。」過了兩個月高爾基寫成海燕歌，這歌的號召「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吧！」以革命的火焰燃燒了人心。從這時起高爾基便開始被稱爲「俄國革命的海燕。」

爲了抗議一九〇一年彼得堡毆打示威的人，高爾基被捕和被放逐到內地偏僻的阿爾沙馬斯城。迫害這位被愛護的作家引起知識界優秀部份的抗議。由於加劇的肺結核的進程，准許他遷居到克里米亞去，在遷到克里米亞的時候，警察逐散聚着歡迎他的青年。在尼士尼城爲這位作家所舉行的歡送會中，唱革命歌，散發革命傳單。這是列寧在火花報上指出的。

在克里米亞高爾基和極爲珍視他澎湃才能的柴霍夫與列夫·托爾斯泰接近。